



夏衍选集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成都

责任编辑：朱成蓉

封面设计：陈世五

版面设计：陈维

书名 夏衍选集·第四卷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8年7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8

印数 1—500 册

字数 369千

ISBN7—5411—0038—2/I·39

定价：（精装）7.60元



作者和巴金、冰心在一起

目 次

杂感·随笔·补白

杂感·随笔（载重庆《新华日报》）	3
蚯蚓眼（载香港《世界晨报》）	16
随笔（载香港《华商报》）	24
茶亭杂话（载香港《群众》）	39
蜗楼随笔（载香港《群众》）	67
灯下闲话（载上海《新民晚报》）	80

杂 文

人·畜·鬼	123
残忍的根源	127
论“晚娘”作风	129
纯	131
“异”	133
糊裱及其他	135
幕	137

梦与现实	139
《教子篇》补	141
文艺上也要搞点法律	143
关于学习的一二偶感	147
卖膏药的必须休息	153
关心的，熟悉的	156
柴霍夫为什么讨厌留声机	158
力与巧	164
谈做文章	166
写文章的群众观点	171
谈小品文	178
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	183
答友人书	185
精炼与清新	206
为短文章叫好	209
杂文三忌	210
造梦与破梦	212
论“戏德”	214
历史剧所感	217
谈 真	224
谈 小 丑	227
戏剧与人生	232
从《樱桃园》说起	237

关汉卿不朽	244
关于《伊索》	252
从点戏说起	254
历史剧的题材	257
也谈戏剧语言	260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263
回顾与展望	272
野 草	275
杀人的与活人的	277
乐 水	281
科学与民主不可分	286
从“游走”到“大嚼”	288
从停电说起	290
超负荷论	292
坐电车跑野马	298
蓖 麻 赞	304
花木瓜果之类	307
草木鱼虫之类	314
联 想	317
甲子谈鼠	320
自述·回忆·序跋	
旧家的火葬	327
当“五四”浪潮冲到浙江的时候	332
故乡之忆	339

《包身工》余话	343
从《包身工》所引起的回忆	355
忆聂耳	360
一木一石的精神	362
哭杨潮	365
追念瞿秋白同志	370
克农同志二三事	374
巨星永放光芒——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 十周年	383
知公此去无遗憾——痛悼郭沫若同志	389
忆阿英同志	394
杨度同志二三事	402
忆谷柳	405
从心底里怀念我们的好市长	410
悼念田汉	417
纪念潘汉年同志	427
悼金山同志	439
哭承志同志	442
之的不朽	446
忆健吾	452
忆孟超	457
韬奋永生	461
历史与讽喻	464
《赛金花》余谈	470

《小市民》后记	474
《秋瑾》再版代序	477
秋瑾不朽	480
《上海屋檐下》自序	484
《上海屋檐下》后记	487
关于《一年间》	490
《两个伊凡的吵架》小记	496
《心防》后记	498
别桂林——《愁城记》代序	501
忆江南	506
老鼠·虱子和历史	509
胭脂·油画与习作	512
公式·符咒与“批评”	515
《戏剧春秋》后记	521
《考验》后记	525
《夏衍选集》代序	528
《边鼓集》后记	536
《劫余随笔》前记	538
《蜗楼随笔》后记	541
《杂文与政论》后记	542
《夏衍杂文随笔集》后记	544
《夏衍论创作》自序	549
《蜗楼随笔》自序	551
《杂碎集》自序	555
《憩园》后记	557

《文坛繁星谱》序	559
《学人谈治学》代序	562
让西湖更美——《西湖旧踪》代序	566

杂感·随笔·补白

杂感·随笔

1943年1月—1945年9月

载重庆《新华日报》

署名 司马牛

新年琐语

未能免俗，先说一句：恭贺新禧！

我很想正确地知道：元旦看报的人有多少曾以严肃的心情去读完了委座告勉荣誉军人的全文？应该被全民族记起的人，究竟有多少人在怀念着他们！

* * *

你昨晚也“聚了餐？”“打了牙祭？”

我也想知道：在前线的战士，在医院里的伤兵，昨天吃了肉没有？今天换了新衣没有？他们的“娃娃”今天得到糖果没有？

* * *

在除夕，我曾在热闹的街头看见一队奇怪的行列，白发盈头的老妇，褴褛的“娃儿”，土气的“嫂子”，有人襟上挂着红布，有人手里拿了香烛，要不是领队手里的小白旗上写明“征族互助会”这几个字，也许有人认为朝山进香的队

伍吧。褴褛裹着宝石，海勃龙裹着的却是些卑贱的心灵。

一九四三年一月三日

日曜漫笔

民选的议员是否要经过考试？或者是必须经过考试的。在人民中间工作，让人民来决定自己是否有资格被选，这就是最高的考试。

向来的士大夫，在野的时候，临场赶考，钻营巴结，一心但求做官，以享其富贵，而既到在朝的时候，则又随时表示“志在山林”，“浩然有归志”以示其风雅。

不料这套玩意儿至今仍为歌功颂德文章中必要的装饰，难道中国的社会竟没有变么？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日曜漫笔

纵然规定了“民意”对于行政官府保有一切巨大的权力。

但行政官府只要一个权就可以战胜民意了——它只要有权来决定到底什么才是“民意”，什么人才是“民意”的代表。

御史可以向皇帝进谏，要说什么话就说什么。

但帝王却可以决定是否准许他继续做御史，甚至是否要他的头从他的颈脖上离开。

因此，帝王还是帝王，御史还是御史，专制政体还是专制政体。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漫 笔

要研究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固然不能不靠专门学者的努力。

但是，现在需要什么宪法，那就得请教平常的老百姓来发言。

* * *

文艺作家在他们的作品得不到适当的报酬时，自然有权利提出抗议。

但当他们的作品一概被指为“助长情绪麻痹”，“投合社病”的表现时，难道就默认了么？

* * *

应该指出哪些出版物是真正犯罪的：

那些用空洞的思想蒙蔽对现实的认识的；

那些用复古的言论麻痹现实中的斗争的；

那些用法西斯的理论来扰乱民主的斗争阵营的……

而那真正揭发现实生活的苦痛，唤起改革行动的文艺作

品，绝没有理由来给这些犯罪作品作替罪的羔羊。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杂 谈

漫画家将举行展览会。在无数雅人们的画展以后，它也许能给我们新的印象。

讽刺性的漫画只有在民主的土地上才能繁荣滋长。闻名世界的大卫·罗氏经常作辛辣的漫画，不避权贵。例如他曾把英国政府要人们画成一群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狗。张伯伦，西门爵士等，或为猎犬，或为哈巴狗，面目酷肖，啼笑皆非。美国的报纸杂志上经常刊登政府领袖，议员之流的漫画像，或把孤立份子画成一只大乌龟，刚刚从方舟里爬出来。当局绝未加以干涉或检查，画家也不必犯罪吃官司。只有法西斯国家，不许画家触犯“大亨”的尊严。例如日本，一张天皇的漫画，就会引起外交纠纷。

* * *

所以肖像漫画也不是向来就有的东西，它的出现一直要到十七世纪。世界一步一步民主化，漫画才渐渐滋长。最初画肖像画的是意大利的阿尼巴尔·卡拉西（1560—1609）。
“Carcature”这个字就是他创造出来的。

也许有人以为象罗马教皇这样尊严的人物，谁也不准和他开玩笑，但在伦敦博物馆中就藏有某代教皇的漫画头像，名《教皇和魔鬼》，两个头连在一起，上下颠倒都可以。

看，象儿童画册上画的“老人与小孩”一样。

* * *

道路坏了，不能用“美容术”来修理，不能敷一点土了事，因为天晴日出，土一干，风一刮，其效果至多是叫路人多吃些灰砂进去而已。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日

杂 感

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已经成为定论，判定了贫苦人民的命运。

但在民主世界中，王小二的年一定会有转机，而法西斯主义者过了这个年，还能再有下一个年么？

* * *

华莱士说：这是人民的世纪；戈培尔说：这是希特勒的世纪。显然这位广播员说漏了两个紧要的字，应该说：“这是希特勒灭亡的世纪。”

也许有人不承认漏掉，那么等着瞧罢。

* * *

“如何迎接胜利？”

假如不努力争取，你摆了鱼翅席，发了大红请帖也迎接不到的。

也许有人不相信，那么等着瞧罢。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

杂 感

“公文”自叹：“我愿意象‘更正’一样的快！”

“更正”自语：“一定要我去硬撑场面，苦差！苦差！”

* * *

官僚主义的词典上说：

会议：一种最轻松的柔软操，适宜于吃饱饭后行之，以助消化。

计划：一种说给孩子听的童话，世界上从未发生过，我们这里更永不会发生。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八日

杂 感 二 则

从来不谈民主，根本反对民主的人，忽然也谈民主了：

“不准瞪眼睛！我不过打了你一下，你就向我瞪眼睛，你这态度，太不民主了！”

* * *

清洁检查，在各户门前张贴起“最清洁”、“尚清洁”、“不清洁”三种纸条，以资识别。

不妨也来举行一次抗战检查，一一分别贴上“最抗战”、